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 死 魂 灵

[俄国] 尼古拉·果戈理 / 著 鲁迅 / 译



*Dead Souls*

长江文艺出版社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

## 名家导读

—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意义说，《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谛克”和“感情

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牴牾，对于他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理这才非常显明的见于俄国文学中，在《巡按使》和《死魂灵》上，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是在西欧也负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轨的，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冈察罗夫，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珂夫—锡且特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实的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纪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轮廓。

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该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散文所写的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

程：给提醒读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 二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的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维支·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评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将诗学作供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静的自然描写，来作纯粹的规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果戈理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的精神的特质，是不断的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规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间，这就在她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见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的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豫先赏味中：对于现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

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结束的：或者那用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调由艺术家来闷死和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当已将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 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倾向和他的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禀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诗人，将古代的传说从新创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间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许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谢，就清楚的显示着诗人的创作还没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演过内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

的天资。

关于艺术的创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运命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的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sup>①</sup>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骇怕和震惊。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记》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创作里，渐渐的起了决定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

---

① E.Th.A.Hoffmann(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译者

严重的问题，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觉得。

这些小说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凋零的人生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激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的地，人工的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的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但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理创作上，表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的胜利。

在历史的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给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从早先的理想化的风格，向着写实主义的分明的转变来，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上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和那复杂，恐怕不下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的一样的丰富，做法的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用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的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生活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和

想的俄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足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sup>①</sup>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多有许多类似。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

① “Le Tartuffe”法国笑剧作家莫利哀(J.B.P.Moïère,1622—1673)的作品。——译者



和无情的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关于它那好的方面，也就是关于可以要求我们的爱敬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理的滋长不止的祖国之爱，使他觉得负有义务，该在他的诗篇里，对于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说一句鼓励，同情和亲爱的话了。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也越加切迫的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理就从诙谐和讽刺，走到文饰俄国和赞美俄国的道德去。他要在他的诗篇里给他们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读者是有着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的感情，开始来给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他先前的作品那时似的飞扬的感奋了。

这是诗篇的全盘计划中的爱国的理想的部分。倘使果戈理在流寓中逐年增大的宗教的心情，在诗人的创作上没有更其有力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在外国，得了应做的特别使命的确信。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固的信仰，鼓励着他。他的文字的创作，从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作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了，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理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准备他的作家的任务；他“决然的改造自己”，他绝不宽容的剿灭他所认为不净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了他的道德的苏生，来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惟有用纯洁的心和明净的感情，这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绪的印象，自然也出现于他的诗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着同类和同胞，给自己赎罪之一法的道德的说教了。

在果戈理，作家的职务是这样的和他本心的特质融和为一的。在果戈理，他的诗是给他净罪的牺牲。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赎取和惩罚——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误的魂灵的净化和明悟的历史，带上一一种深的神秘的气味来——和果戈理总以尊敬的惊异来读的但丁的伟大的

面。农人是无所谓不德和有德，无所谓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钝，麻木。果戈理不愿意像和他同时的许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举动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和心思来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愿意把他们写得坏，像讽刺作家的办法，要将读者的注意拉到我们的可怜的，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们的玩味和赏识。

诗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一瞥乞乞科夫对于他买了进来的农奴的命运所下的推测，就够明白在诗人的幻想中的这些可怜人的未知之数，这些人们，都被很生动的描写着死掉之后，他们的主人就给了非常赞美的证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见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话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诗篇中，也没有一处可以发见俄国农夫的天生的机锋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是使我们喜欢，而且凡是祖国之友，也应该常常，并且故意的讲给我们的。

## 七

这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诗的幸福而尚存的部分的内容的真相。据我们看起来，这作品，在它的作者是收得深的道德的意义的；那主意是在先使我们遇见一群空虚，邪恶和可怜的人，于是再给我们一幅他们的振作起来的美丽的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诗篇是献给他的祖国的誓约，首先荡涤过一切可憎和污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伦理的意义，是果戈理据了他的宗教的观照，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软的，同情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理屹然是对于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一句话，就是凡有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着祖国的崇高的服务，也没有人要来夺取，或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Dead Souls*

# 第一部



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小的篷车。



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漏；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么远，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他都问得很担心而且注意，也不像单是因为爱管闲事。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醒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醒，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吃完午膳，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却用那很像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点钟。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请求，在纸片上写出身分，名姓来，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的读着纸上的文字：“六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候，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因为他发现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例的：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色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们说，是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是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觉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统靴，或者几条蓝裤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缝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洋商华希理·菲陀罗夫”<sup>①</sup>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

① 这是纯粹的俄国姓名，却自称外国人，所以从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译者

他擦擦眼睛，很小心的把广告叠起，收在提箱里，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收梢了，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鼾声如雷。——

第二天都化在访问里。这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人说，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勋章了；然而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有时还会自己在绢上绣花。其次，他访检事，访审判厅长，访警察局长，访专卖局长，访市立工厂监督……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阔佬，总归数不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访之举，做得很起劲就算：他连卫生监督和市的建筑技师那里，也都去表了敬意。后来他还很久的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但是他没有访过的官员，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和阔人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是恭维。看见知事，就微微的露一点口风，说是到贵省来，简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正像铺着天鹅绒一样；又接着说，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贤明之士，所以当轴是值得最高的赞颂和最大的鉴识的。对警察局长，他很称赞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他却在谈话中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sup>①</sup>，又很中了他们的意了。那结果是，知事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家里的小夜会；别的官员们也各各招待他，一个请吃中饭，别个是玩一场波士顿<sup>②</sup>或者喝杯茶。

关于自己，这旅客回避着多谈。即使谈起来，也大抵不着边际。他显着惊人的谦虚，这之际，他的口气就滑得像背书一样，例如：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无足重轻的一条虫，并没有令人注意的价值。在他一生中，已经经历过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还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敌人。现在他终于想要休息了，

① 帝俄时，四五等的文官是没有资格被称作“大人”的。——译者

② Partic Boston 是叶子牌的一种。——译者

把祖遗产业化得一千二净。我们的乞乞科夫看了这一群，就生出大概这样的意思来，是瞒也瞒不过去的，结果是他决计加入胖子类里去，这里有他并不陌生的脸孔：有浓黑眉毛的检事，常常眯着左眼，仿佛是在说：“请您到隔壁的房里来，我要和您讲句话。”——但倒是一个认真，沉静的人。有邮政局长，生得矮小，但会说笑话，又是哲学家；还有审判厅长，是一个通世故，惬人心的绅士——他们都像见了老朋友似的欢迎他，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然而也没有失礼貌。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绅士，是地主，姓叫玛尼罗夫的，以及一个绅士梭巴开维支，外观有些鲁莽，立刻踏了他一脚，于是说道“对不起”。人们邀他去打牌，他照例很规矩的鞠一鞠躬，答应了。大家围着绿罩桌子坐下，直到夜膳时候还没有散。认真的做起事来，就话也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全都这样的。连很爱说话的邮政局长，牌一到手，他的脸上也就显出一种深思的表情，用下唇裹着上唇，到散场都保持着这态度，如果打出花牌来，他的手总是在桌子上使劲的一拍，倘是皇后，就说：“滚，老虔婆！”要是一张皇帝呢，那就叫道，“滚你的丹波夫庄家汉！”但审判厅长却回答道：“我来拔这汉子的胡子罢！我来拔这婆娘的胡子罢！”当他们打出牌来的时候，间或也漏些这样的口风：“什么：随便罢，有钻石呢！”或者不过说：“心！心儿！毕克宝宝，”或者是“心仔，毕婆，毕佬！”或者简直叫作“毕鬼”。这是他们一伙里称呼大家压着的牌的名目。打完之后，照例是大声发议论。我们的新来的客人也一同去辩论，但是他有分寸，使大家都觉得他议论是发的，却总是灵活得有趣。他从来不说：“您来呀……”说的是“请您出手……”或者“对不起，我收了你的二罢”之类。倘要对手高兴，他就递过磁釉的鼻烟壶去，那底里可以看见两朵紫罗兰，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我们的旅客以为最有意思的，是先前已经说过的两位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他立刻悄悄的去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事情。看起他所问的几点来，就知道这旅客并非单为了好奇，其实是别有缘故的，因为他首先打



听他们有多少农奴，他们的田地是什么状态；然后也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sup>①</sup>。不多工夫，他就把他们俩笼络成功了。地主玛尼罗夫年纪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佩服他到了不得。他握着他的手，有许多工夫，一面很热心的请他光临自己的敝村，并且说，那村，离市栅也不过十五维尔斯他<sup>②</sup>，乞乞科夫很恭敬的点头，紧握着手，说自己不但以赴这邀请为莫大的荣幸，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的义务。梭巴开维支却说得很简洁：“我也请您去，”于是略一弯腰，把脚也略略的一并，他穿着大到出人意外的长靴，在俄国的巨人和骑士已经死绝了的现在，要寻适合于这样长靴的一双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邀去吃中饭并且参加夜会了。饭后三点钟，大家入坐打牌，一直打到夜两点。这回他又结识了一个地主罗士特来夫，是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绅士，只讲过几句话，就和他“你”“我”了起来。罗士特来夫对警察局长和检事也这样，弄得很亲热；但到开始赌着大注输赢的时候，警察局和检事就都留心他吃去的牌，连他打出来的，也每张看着不放松了。次日晚上，乞乞科夫在审判厅长的家里，客人中间有两位是太太，主人却穿着有点脏了的便衣来招呼。后来他还赴副知事的夜餐，赴白兰地专卖局长的大午餐会和检事的小小的午餐会，但场面却和大宴一样；终于还被市长邀去赴他家里的茶会去了，这会的化费，也不下于正式的午餐。一句话，他是几乎没有一刻工夫在家里的，回到旅馆来，不过是睡觉。这旅馆到处都相宜，显得他是很有经验很通世故的人物，每逢谈天，他也总是谈得很合拍的；说到养马，他也讲一

① 俄国旧例，每人都有两个名字，例如这里的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末一个是姓，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本名，中间的就是父称，译出意义来，是“伊凡之子”，或是“少伊”。平常相呼，必用本名连父称。否则便是失礼。——译者

② Versta，俄里名。每一俄里，约合中国市里二里余。——译者